

禅宗经典精华

下册

宗文◎点校



禅宗经典精华

下册

宗文◎点校

卷十三

云栖莲池宏大师语录(外集)





序

达摩未到梁土以前，北则什公弟子讲译经文，南则莲社诸贤精修净土，迨后直指心传，辉映震旦，宗门每以教典为寻文解义，净土为著相菩提，置而勿论，不知不觉，话成两概。朕于肇法师语录序已详言宗教之合一矣，至于净土之旨，又岂有二？这个如摩尼珠，面面皆圆；如宝丝网，重重交映；如大圆镜，万有虚空不得而出；如大火聚，万有虚空不得而入。诚乃不无不有，无欠无余，果能了悟，则终日吃饭不曾嚼着一粒米，终日着衣不曾挂着一条丝。然则终日念佛，岂有为念佛所挂碍哉？如犹不能了悟，则色空明暗、受想行识尽是一场大梦，又何必但许人恶梦，而不许人善梦也？

曹溪十一传而至永明寿禅师，始以净土提持后学，而长芦、北磻诸人亦作净土章句，及明莲池大师专以此为家法，倡导于浙之云栖，其所著《云栖法汇》一书，于本分虽非彻底圆通之论，然而已皆正知正见之说。朕欲表是净土一门，使学人宴坐水月道场，不致岐而视之，误谤般若，故择其言之融合贯通者，刊为〈外集〉，以示后世。如学人宗旨不明，即将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作无义味语，一念万年，与之抵对，自然摸着鼻孔。如其已得正悟，则丈六金身是一茎草，三千



世界是一微尘，延一刹那顷于万亿年，扩一毫毛端为四大部，
宝池金地充塞现前，翠竹黄花无非正受，于此净土正可随喜，
花天见佛岂不是直指心传也耶？是为序。

585



净土问答

问：“念佛之心，无杂无间，即精进度，何故乃云不退堕耶？”

答：“将谓精进乃能不退堕，非精进即是不退堕耶？辨此有二：一者亦可即是不退，何以故？虽常言精不杂，进不退，然此一字，总之成就进义，古云精进度懈怠是也。进与退对，故精进即不退。二者此重念佛普摄诸度，不重训诂精进二字，况既云精进，乃能不退。今念佛之人永不退堕，则念佛即成精进，不必更求精进矣，如所问，乃是精进念佛，非念佛即精进。”

问：“世人闻念佛念心，心净土净之语，因胶执内心，拂拭令净，偏空自喜，拨无西方，及语心土一如，则曰我心非石，怀土奚为？蚓实含泥，黄壤岂侔金界？鳌诚戴岳，持地何若抟空？盖亦喻似丹台，象比莲萼，四十脉络，以当宝网交罗，一灵内朗，以况弥陀安住，近肺约西，通舌为池，法譬而已。无论实境，则有引风水之凶吉，致子孙之兴衰，例依正之互融，示机感之靡忒，此扰未委正因，未穷十妙，更求明海，倾此恶见。”

答：“心净土净，语则诚然，但语有二义：一者约理，谓心即是土，净心之外无净土也；二者约事，谓心为土，因其心净者，其土净也。若执理而废事，世谓清闲即是仙，果清闲之外无真仙乎？至如揽身分而言净土，此则邪见尤甚，苦报弥深。盖吾佛唯明一心，而谬人恒执四大，是故认肉络为



宝罗，指妄想为真佛，肺属西而便名金地，舌生津而遂号华池，鄙伪千途，莫可枚举。岂知革囊不净，幻质非真，徒费辛勤，终成败坏？而复迷醉无知，窃附于心净土净之说，不但愚夫愚妇惑之，士大夫亦有受其害者，良可叹也！”

问：“或谓佛逼众生，抛离骨肉，弃舍形骸，近别家乡，远投外国，魂爽幽幽，入此梦境，梦中获宝，色色非真，闻之惨然，有何极乐？又云在生亦是梦境，既全是梦，益复可悲。将谓菩萨先醒，却行如梦六波罗蜜，则实报庄严，更成恍忽矣，我其归常寂光乎？寂光无色，莽渺安依？不如寓世梦间，一任献吉憎恶。”

答：“虚浮界内是梦非真，常寂光中是真非梦，世人以梦为真。以真为梦，颠倒如斯，良可悲矣！岂知骨肉之即骸骨，形骸之为桎梏？得生净土，是则脱沉疴而再获天年，释狴犴而荣归故里，名之极乐，诘不然乎？若夫菩萨行门，虽云如梦，譬之大喜将临，夜现吉祥之境，岂比重昏失晓，魂招凶恶之征？盖菩萨在梦而将醒，凡夫由梦而入梦，至于寂光则朗然，大寐之得醒矣。”

问：“世之求往生者，非即欲往生者也。就使正礼念时，佛现其前，引之西往，必辞以化缘未周，婚嫁未毕，幸少须臾无死耳。复有一人异于前人，力修三昧，无间六时，虑后倦勤，失此机会，便乃投身自毙，纵火自焚，既匪舍报安详，如入禅定，佛怜其愚，亦肯手相接否？”

答：“智人之修净土也，在生则自净其心，报满则任缘而往。不欲生而恋著世缘者，慢也；急欲生而自残躯命者，愚也。如是之流，轻则摄入魔群，重则沉于恶趣，日光普照，



不及覆盆。佛虽大慈，莫之能救。”

问：“王臣往生，是不舍国事者也；居士往生，是不舍家事者也。夫居士一心念佛，或无他碍，若王臣之劳于王事，当不若家事之可推诿者。杨无为诸君亦何尝被鰲官之刺而竟致化佛之迎？岂军旅政刑一切不妨往生乎？抑彼念念与实相不背乎？”

答：“达心之士，万机万变，而国政非繁；执境之流，一夫一妇，而家缘尚累。譬之明镜，照物终日，照而无劳，空谷传声，多众传而不困。如是则大君不异世尊，百辟何非海众？都俞吁咈而妙法交宣，庆赏刑威而真慈平等，王事佛事，打成一片，何净土之难生耶？”

问：“今之迷者，犹背烛而坐，回首无不见烛者，彼一念缘佛，便应见佛，如必念之熟而后见，将回首见烛者，亦必瞪目熟视，久而后见哉？向令佛设善权，念佛时随念见佛，停心绝念及与杂念时便尔懵然，斯人人念佛矣，安有阐提耶？”

答：“太阳日日当天，而戴盆不觉，明镜时时对面，而瞽目无知。念佛之人，念念与弥陀相接，而自昧自迷，何以异于是？良以心水不清，佛月不现，众生自咎，于佛何尤？且明烛在背，回首几人？指点徒劳，坚然强项，乃责佛之难见，亦独何欤？”

问：“《黄帝内经》明大惑之病，谓目中无端，忽有所见是也。今学人于本无中忽有所见。与见鬼何别？又云将死之时乃得接引，所谓时衰鬼弄人，舍身而随之，不亦大惑欤？”

答：“无故而忽见，安得非邪？昔观而今成，安得非正？



盖因果之常理也。净业学人应须平日考因果之根源，辨邪正之微细，至于临终所见，魔佛显然，谁足为惑？如观立佛，而现坐佛者，魔也；正报依报，不与经文符合者，魔也；以空观空而隐者，魔也。苟为不然，则净心成就，净境现前，接引往生，训垂金口，安得与无故忽见比耶？”

问：“或云：‘西乃天倾物老之方，人死念绝乃得生。’彼又云：‘天倾之处，地为有余，有余则能广容往生之众。’又云：‘庚辛属金，金不变坏，以示不退转之义。’又云：‘万物以西而成百果，皆实于秋，行人东方行因，西方证果。’窃为往生，乃是生机，何不入东方生物之府，而反入肃杀之地，若标第一义谛，何不直于中央摄入耶？无乃但论一时当机，所谓西者，无所取义欤？”

答：“如来一语，多义攸含，但邪正殊途，理应拣择。若云念绝，则谁生念？若云地容，则地容有限。金性不变，秋位司成，二义为近，据实而论，亦不尽然。盖虚空无尽，世界何穷？今此极乐之邦，东观则西，西观则东，南北二方亦复类是。释迦劝往，故说西方，别佛赞生，必标他向，哪得执西立义，胶固不融？不然，童子遍参，何复南为正位？药师示现，乃令东亦净方，但归心一处，专念斯成已耳。”

问：“兜率弥勒宫也，昔人往往发愿求生，具有仪法，至唐道昂专修西方，而临终兜率来迎，夫兜率可不愿而致，西方似亦可不愿而致矣。又或誓取铜轮，反得铁轮；誓取金台，反得银台；则誓取西方净土，反得东方净土，这未可知。”

答：“十善戒定，生天之正因；发愿回向，净土之正因。故生天者，容有不资于愿，而生净土者，无愿由不成。盖净



土非无善力，而愿乃居先，生天亦假慕求，而善为之主。世有初修天业，后一意西方，是以歿现玉京，俄隐迹，而重彰佛国，正专求之所感，岂漫修而可成？至如铜铁未符，金银稍隔，则是求上仅得其中，然而终究必如其愿。志西方而功未就，要于人天善道受生耳。若能纯一用心，坚诚发愿，西则必西，何东生之足虑？”

问：“忤中所礼佛，乃尽三世，而所念佛，独一弥陀，固谓三世诸佛无称名之愿耳，然弥陀亦有多名，具在经中，随取一名持之，得否？据《小弥陀经》，翻为无量寿无量光，而《观经》独称无量寿者，岂能观之智，所观之光，即为光耶？六方佛中，其西亦有无量寿者，即是此佛自赞否耶？”

答：“如来名号，诚曰多端，但取偏熟众生耳根，于中实无差别。惟彼弥陀之号，普遍十方，故令称念之人皆归一致。且无量寿是唐言，阿弥陀乃梵语，而寿量现等虚空，光明自遍宇宙，举体该用，但云无量寿足矣。若夫十方诸佛，核之历有同名，释迦尊称多之至于无算，极乐教主何独不然？非佛自赞，亦无疑矣。今时有人执念释迦而不念弥陀者，自以为是拗众称高。噫！释迦使汝师弥陀，而汝不从教，譬之子违父命而不就明师，虽日呼其父，安得不云忤逆？”

问：“极乐之乐，从情识生，三禅而上，已不耽乐，九品之内，顾复求乐，何也？若云寂灭为乐之乐，岂必缘衣食自然，无有众苦而得名呼？若云净土唯心，心体常乐，何为又言观佛心者，大慈悲是？”

答：“极乐虽接凡情，其实有二：一者对苦说乐，无有众苦，故名极乐；二者称性说乐，无苦无乐，故名极乐。此之



真乐，岂情识之拟耶？又声闻以寂灭为乐，大圣以慈悲为乐，则大慈悲心非即常乐乎？而世人以戚戚言悲，抑末矣。”

问：“一人作佛事，诸佛应尽知，十方佛来迎，是人何所向？诸佛本同、迹同，种种皆同。念佛者，合是十方诸佛同来接引，此独一方三圣往迎，必其念时所见偏浅。”

答：“诸佛虽能遍知，而赴机不乱；一佛既勤专念，而感应自符。修净土者，就使诸佛齐彰，亦必有主有伴，弥陀独显，化佛云从，因果法尔如然，非是偏浅所致。”

问：“《涅槃》云：‘释迦亦有净土，本我导师。’在彼末法，最后诚言，可无信受？便尔六时，但念迦文，生难胜国，岂不当机耶？释迦极赞弥陀，合如其愿，既生彼已，遣我承事弥陀，亦复何碍？”

答：“诸佛谁无净土？弥陀亦有秽邦，良由土土交资，佛佛互赞，如世易子而教，犹花接干而生，妙用微权，不可思议。恶知难胜，非即清泰之乡，安辨瞿昙得无法藏之后？但遵现教，毋用他求。”

问：“有云大彻大悟人，不妨更见弥陀，既已不历诸位，立地成佛矣。以佛见佛，犹以知知知，此一见为是参？为是证？意者权示榜样，又或理既顿超，身犹凡下，往获妙用，乃可度生耳。”

答：“凡夫心始得悟，见处与佛相齐，菩萨行实，无边功能，去佛犹远，不妨再依古佛重受新闻，且证且参，何穷何尽？昔人谓离师太早，不能尽其妙，况离佛乎？若执三祇薰炼，是藏教小乘，而弱羽狂飞，失利多矣，可不慎诸？”

问：“即净即秽，即秽即净，西方此土，不踰分寸，生而



即无生，去则实不去，今弹指一念顷，屈伸臂，此已约时，便似举足移步，虽云极速，犹是两途。”

答：“执谢惑销，纵使路阻千山，而融通不二；情关识锁，就令速超弹指，而判隔弥深。今学人唯图句语尖新，喜谈即秽即净，不知头没九泉之下；谓天壤无殊；身沉鲍厕之中，谓薰莸不别。良可哀夫！”

问：“执途之人而问之，皆曰念佛乃口称，非心念，诘之，则曰心口相应。夫心口相应斯成声，因心而动斯为念，安得以声为念乎？或谓万法唯心，何声之非心耶？然则钟鼓琴瑟之鸣亦是念乎？几矫乱矣。”

答：“钟鼓虽含洪韵，非叩不鸣；琴瑟虽具妙音，无指不发。钟鼓琴瑟，譬唇舌之外张，若击若弹，似心念之内动，如其绝念，从何发声？是以寐语喃喃，亦由梦想，岂得佛声浩浩，不自心源？但世人任运称呼，不专不切，初则藉念成声，顷则随声乱念，名曰相应，实不相应耳。天如有言，口与心声声相应，心与佛步步不离，如是念佛，其庶几乎。”

问：“善财之参德云，始知念佛法门，及南过百城，五十四参而见阿弥陀佛，则三昧成矣。他日文殊现身竹林，但令人念阿弥陀佛。夫以善财位臻十信，文殊何不径指弥陀，而顾使周历百城？彼学人未南询而辄议西归者，太早计乎。”

答：“始参而教念佛，则从源以及流；周历而见弥陀，则由末而归本。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是故南询而西返，岂曰迟还？往生而遍游，何云早计？医王发药，标本随宜，操纵微机，凡情靡测。”

问：“总摄六根而念佛，此势至语也，念既从心，则凡发



愿回向礼忏者，一念蔽之矣。世无心外之愿，与心外之回向礼忏也。夫一心念佛，而是佛所发之菩提，即愿也；专向是佛，即回向也；南无，即礼也；一念消生死之罪，即忏也。余可例知矣。念佛有何不足而纷纷使心乱哉？”

答：“一心清净，是为理观内明；五体翘勤，乃曰事忏外助。直观本心，非不径要，而末法众生慧薄垢重，须假理观事忏，内外交攻，庶得定就慧成，死生速脱。但今人惟存事忏，理观全荒，何况外饰虚文，中无实悔，反令清信男女纷纷乱心，背普贤之愿王，乖慈云之本制。嗟乎！伤哉！弊也久矣！”

问：“《观经》言观佛心者，大慈悲是。世人若能放生戒杀，仁民爱物，以至九类众生皆灭度之而不作灭度想，遂与法藏之心契矣。且又不违释迦观心之训，奈何取观身与称名之粗迹，而反以佛心为助缘耶？”

答：“念佛有二：一者念佛心性，二者念佛身名。念心性者，见真佛也，不妨觐光明相好之佛于西方；念身名者，见应佛也，亦能睹自性天真之佛于象外。本迹双举，理事同源，心性良非助缘，身名岂云粗迹？今五部六册之徒，藉口无为，拨空因果，障人礼像，嗤彼称名，古德有言：人人丹霞，方可辟佛；个个百丈，始可道无。其或未然，入地狱如箭射。”

问：“空花巾兔之类，世所谓幻妄也；一切依正之报，世所谓实事也。佛言实事俱是幻妄，则空花巾兔又当何名？藉令彼之实事果为幻妄，其形状了了虚伪，一空花巾兔可矣。安俟推破，始知幻妄？是故有幻者，有如幻者，有妄者，有如妄者，彼同居净土幻妄耶？如幻妄耶？全妄是真，全幻是



中，同居秽土，即同居净土，同居净土，即上三土耶？”

答：“空花巾兔，全体虚无；肉兔树花，从来幻妄。本不推而自破，但在迷而未知故。正幻与如幻无殊，实妄与似妄何别？同居净土，即幻即如，即真即中。统而论之，即秽即净，即一即三，毕竟空寂，有何阶限？然虽如是，情见未破，欣厌犹存，应须消除幻妄，证入真常，捐弃秽邦，求生净国。若夫舍垢取净是生死业，何净土之有？”

问：“人畏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，乃始猛欲求脱，不敢暂息也。一闻横出三界之旨，捷路修行之说，念佛消罪之文，十声往生之愿，便谓有佛可凭，无业足惧，以致悠悠，竟不得力，而入阎老手者多矣，则莲宗误之也。彼宗教二门，参究甚难，又不许疾见功效，生死二字常系于心，安得有此？”

答：“凡人修道，有闻难则止，闻易则行者；有闻难则勤，闻易则惰者。古圣施教，各顺时宜，善用心者，存乎其人而已。念佛一途，直超三界，大悲之极，故启斯门。若夫怠荒成弊，众生自误，非佛误众生也。我欲仁而仁斯至，仁在目前，狂克念而圣斯成，圣非遥远，是亦以易误人乎。若夫一言顿悟，立地成佛，宗门言易，抑又甚矣，安得亦谓之误？”

问：“丰干，弥陀化身也；寒山、拾得，文殊、普贤也。弥陀之现，不领观音、势至，而挟文殊、普贤以游，至所属词，又多宗门语，将无以念佛观佛为局，而转如来禅成祖师禅乎？抑常寂光土之人，匪是莫由接乎？”

答：“观音、势至固称日侍导师，文殊、普贤何曾暂离安养？故释迦乃娑婆化主，会有观音；黄檗非儒教宗师，席延



裴相。融通摄化，宁有定乎？至谓语涉宗门，似乎更翻净业。殊不知九莲花蕊，枝枝开迦叶之颜；七宝栏循，步步入善财之阁；八棱毫相，棱棱观中道真诠；六字名称，字字示西来密意。何待转小为大，变局为通，然后接彼上根，演斯玄化？故知念佛一路即是入理妙门，圆契五宗，弘该诸教，精微莫测，广大无穷。钝根者得之而疾免苦轮，利智者逢之而直超彼岸，似粗而细，若易而难，普愿深思，慎勿忽也！”

答曹鲁川（附原书）

久不奉面命，歉歉！乃时时获翻刻教，迪我孔多，感谢！感谢！南企法云，殊切瞻依。适敝郡断凡悟上人只趋坛下，为求法故，附此候安，不佞缪迂，近守东鲁，远宗西竺，乃于儒释之书为蠹鱼者，四十年于兹矣。亦尝奉教于诸达者，有所蓄积，冀正之于大善知识，兹因断凡之来布之也。夫释尊有三藏十二部教，所谓于广大海，张众多网，又所谓大困小困也者，只宜谈大以该小，詎可举一而废多？比吾党中有倡为历劫成圣，必渐无顿之说者，夫渐亦圣说，未尝不是，而以渐废顿，左矣。尊者内秘顿圆，而外显净土法门，诸佛有然，无足疑者。岂近来听众不无如《法华》所说，初闻佛法，遇便信受，思惟取证者，直欲以弥陀一圣而尽废十五王子，以净土一经而尽废三藏十二部，则不佞之所不愿闻者也。

时虽末法，而斯人之机岂无巧钝？有如释尊为迦叶，为憍陈如其说如此，为善财，为龙女说如彼，二十五圣各证圆通，文殊所称又如彼。正所谓昨日定，今日不定；又所谓说我是空，且不是空，说我是有，且不是有。此所以为善无常



主，活泼泼地，如水上按葫芦，然非死煞法也。倘钉桩守窟，焉利人天？所愿尊者为大众衍净教，遇利根，指上乘，圆融通达，不滞方隅，俾鹏鷃并适，不亦尽美尽善乎哉！

又佛《华严》，乃无上一乘圆教，如来称性之极，谈非教非宗而即宗即教，不空不有而无垢无净，是在《法华》，犹较一筹。若余乘，似难与之絜长比短也者。尊者乃与《弥陀经》并称，已似未妥，因此遂有著论腾之，架净土于《华严》之上者。朱紫递淆之谓何？鹿马互指，又何说也？此而无人言之，天下后世必有秦无人焉之嗤，亦愿尊者为净土根人说净土，为华严根人说华严，毋相消，亦毋相滥，乃为流通佛乘，乃为五教并陈，三根尽摄，奈之何必刻舟而求剑，且弹雀而走鹄也。

若夫《华严》一经，有信解行证四法，善说此法者，宜莫如方山，今其言具在，可覆也。爰有清凉人，号为华严菩萨，而实不会《华严》义旨，草草将全经裂为四分，以隶四法，舍那妙义委之草莽矣！亦愿尊者辨黑白，分泾渭，扬杲日于义天。嗟！嗟！今之时，缁素中高流日就凋谢，不佞之所仰重尊者，如泰嵩然，故不以赞而以规，知尊者无我，而不佞亦非为我，故谆谆言之，惟尊者亮之。

久闻居士精意《华严》，极怀敬仰，兹接手教，殷勤直欲尽法界众生而纳之一乘性海，是普贤大愿也。然不肖虽崇尚净土，而实则崇尚《华严》，不异于居士。夫《华严》具无量门，求生净土，《华严》无量门中之一门耳；就时之机，盖由此一门而入《华严》。非举此一门而废《华严》也。

又来谕谓不肖以《弥陀》与《华严》并称，因此遂有著



论，驾净土于《华严》之上者，此论谁作乎？《华严》如天子，谁有驾诸侯王大臣百官于天子之上者乎？然不肖亦未尝并称也。疏钞中特谓《华严》圆极，《弥陀经》得圆少分，是《华严》之眷属流类，非并也。古称《华严》之与余经，喻如杲日丽天，夺众景之耀；须弥横海，落群峰之高。夫焉有并之者？此不待论也。

又来谕谓宜随机演教，为宜净土人说净土，宜华严人说《华严》，此意甚妙。然中有二义：一者千机并育，乃如来出世事，非不肖所能。故曹溪专直指之禅，岂其不通余教？远公擅东林之社，亦非止接钝根；至于云门、法眼、曹洞、沩仰、临济虽五宗同出一源，而亦授受稍别，门庭施設，理自应尔，无足怪者，况不肖凡品乎？若其妄效古人昨日定，今日不定，而漫无师承，变乱不一，名曰利人，实误人矣。何以故？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，平民自号国王，不可不慎也。二者说《华严》则该净土，说净土亦通《华严》，是以说《华严》者自说《华严》，说净土者自说净土，固并行而不相悖，今人但知《华严》广于极乐，而不知弥陀即是遮那也。

又来谕清凉不会《华严》义旨，而裂全经为四分，以属四法。夫信解行证虽贯彻全经，而经文从始至终亦有自然之次第，非清凉强为割截也。其贯彻也，所谓圆融；其次第也，所谓行布。即行布而圆融，四分何害？使无行布，圆融何物？必去行布，而圆融则不圆融矣。且信住行向地，以至等妙，佛亦自裂全经为五十二段乎？何不将五十二段一句说尽，而为此多卷之文乎？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，因果未尝不同时，而亦未尝不因自因，果自果也。何必定执八十卷经束作一块，